

在中国扎下根来，努力从理论（逻辑哲学的创建）和实践（中国逻辑学的建立）两个方面，推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转型（做到思路清晰、表达准确、融贯不矛盾等），所以金岳霖学术思想体系，既可以称为“道”论体系（以《论道》为中心），也可以称为知识论体系（以《知识论》为中心），还可以称为逻辑哲学体系（以《逻辑》为中心）。金逻辑哲学是中国传统学术追求现代化的产物。

第二部分由第二、三章组成。这一部分围绕金岳霖对逻辑学的界定等六个方面，介绍了金岳霖的逻辑学思想。该书认为逻辑学是其建立逻辑哲学的学科基础，揭示了金岳霖在介绍西方逻辑学的过程中，努力促使西方逻辑学中国化（表达符号汉语化、逻辑实例中国化），追求将中国古代逻辑学与现代经典数理逻辑学贯通起来介绍。

第三部分由第四至八章组成。先用两章介绍了金岳霖的逻辑必然论、逻辑命题论，揭示出金岳霖以“式”为中心的逻辑本体论，分析了他在建立自己逻辑哲学体系过程中，吸收和改造罗素、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的情况，然后用三章描述了金岳霖逻辑哲学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思想转变的背景、原因和过程，肯定这种思想转变是其逻辑哲学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是其前期朴素实在论逻辑哲学的延伸，不赞成金岳霖在后期思想退

步了的说法。

第九章可看成是第四部分。此部分作者断定金岳霖逻辑哲学是一种逻辑形而上学，是中国传统形而上学在近现代的尝试和发展。它不同于辩证唯物论的逻辑哲学，也不同于科学的逻辑哲学。

该书客观地反映了金岳霖在大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前，自觉地承担起了从学术思想方面振兴中华的时代使命，肯定了他以学术救国，以逻辑学救国，希望借助逻辑学的支持，推动中国学术思想现代化所做的努力。

该书在肯定金岳霖学术思想积极价值的同时，也坦率地批评了他的某些消极面。如在人学上，金岳霖不及罗素。罗素对现实世界抱积极的、乐观的、有为的态度，而金岳霖则持消极、悲观、无为的态度，颇有先秦老庄道家的风味。金瞧不起人类，瞧不起现实，总觉得现实人类社会不那么纯粹，不那么圆满。他的“道”虽然有价值、理想的意义，但是，他并不重视人的精神、理想，不重视人的主体性，反对谈良知良能。他的哲学，在理论形态上，是客观唯心论（参见第237—238页）。这不能不是金岳霖哲学思想的一个缺憾。

（本文作者系求是杂志文化编辑部副主任、编审）

行吟的慢板

访著名作家徐城北

□ 舒晋瑜

徐城北先生是专家，也是杂家。“相交的两个圆，一个是京剧，另一个是老字号，外边的大圆则是深厚渺远的京城文化。这一图像既是我的写作范围，也是

我的标识与图腾。”他绘出的这副图像准确地概括了自己倾尽心力的创作。他以聊天般的口气,细腻而富有情趣地酝酿出京城独有的文化气氛和味道,让人觉得优美、丰富又无比亲切;而徐先生给人的印象,也正如他的新作《花雨纷披老字号》中的书签“风中慢板”,是那般的随意、洒脱又让人难以忘怀。

与戏曲结缘

徐城北第一次看戏,是1947或1948年,祖父领着他先在前门外玩了半天,才走进大栅栏的中和剧场看李万春的《十八罗汉收大鹏》。戏的结尾是舞台前端有张大网从空中落下来,把台口的大鹏鸟(李万春饰)给罩了进去——从此,徐城北也被京剧这张大网“罩”进去了。

这是徐城北大学时义无反顾报考中国戏曲学院的原因。然而他学的是戏曲文学,可后来却没能直接进入剧团,而是跑到新疆与河北的基层折腾了15年。这些事发生在徐城北生命的华年,其中在“文革”武斗高潮中,又被迫跑过22个省市。这些对于塑造他后来一生的性格,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文革”结束,徐城北正在河北固安县教中学,回忆起“文革”中期在新疆所遭逢的动荡,写了一个反映新疆“文革”生活的京剧本《骆驼岭》,寄到中国京剧院请求指导。没想到的是,他们马上报告文化部,没费太大

的周折就把他调进北京,安排进中国京剧院做了编剧。兜了一个大圈子,徐城北回到自己的专业,生命的轨迹从此改变。他很努力,也很幸运,为李世济写的京剧《武则天》于1990年上演,曾获得第一届文华奖。此后,徐城北又就自己名字中的典故(出自《战国策·邹忌讽齐王纳谏》)写了个三场京剧《孔雀裘》,主角邹忌是个花脸,台湾女花脸王海波把剧本拿了过去,在台湾排演成京剧的电视连续剧播出,深受广大戏迷的喜爱。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京剧演员忙着承包,编剧“没饭吃”了,徐城北也“自动改行”,写起研究梨园文化的文章来。没多久,他把文章结集出版,此后一发而不可收,至今已出版各类著作60余册。他观察生活的兴趣很杂,写东西的笔法也杂了起来。

上世纪50年代时,徐城北看过十多回梅兰芳的戏,那种在台下仰望大师的崇拜心情,恍若昨天。进入中国京剧院工作后,徐城北变“仰望”为“俯瞰”,他开始注意从剧场外的大文化去分析研究,跃上文化云霄去俯瞰京剧运行的轨迹——看它30年代怎样,50和80年代又怎样;看梅兰芳怎样,其他人又怎样……这种转变非常重要,他获得了不同方位的文化视角。1990年,徐城北出版了《梅兰芳与二十世纪》,1995年出版了《梅兰芳百年祭》,2000年又出版了《梅兰芳与二十一世纪》,合在一起叫

做《梅兰芳三部曲》。他认为紧紧抓住梅兰芳这个文化现象,就能洞穿京剧文化的核心。

徐城北常常庆幸自己赶上了天时、地利、人和。2000年,他出版了50万字的《京剧与中国文化》,获得“中国图书奖”,次年台湾商务印书馆买去版权,易名《京剧春秋》在台出版,季羨林老先生欣然作序。从80年代开始,徐城北断断续续从各种角度去写自己心目中的京剧,先后出版了二三十本。

2002年,徐城北又从京城文化的高度俯瞰京剧,写出一本20万字的《京戏之谜》。这本书得到了广大专业人士和戏曲爱好者的一致认可。徐城北认为,自梅兰芳之后,固然涌现了不少的好演员和好剧目,但京剧的法则进化不多。法则不变是种悲哀,当然,法则变化太多更不是好事。他有一个基本的看法,要想京剧振兴,光抓演员和剧目是不够的。惟有紧抓京剧文化的总结和升华,才是一本万利的事。

从“三不老”到京城文化

徐城北曾在北京西城的三不老胡同住过13年,这是他艺术生命最旺盛的岁月。三不老胡同在什刹海西侧的后海地区,当时许多文化人都住在那里,如冯亦代、黄宗江、凤子、沙博理、侯宝林、萧军……他们多是徐城北父母的老友,同时也与徐城北成为忘年交。虽然他们不是京剧的专门家,但与京剧又有很深的关

系。徐城北与他们相交,受益匪浅。但这种年月并不长久,老先生陆续有的去世,有的家搬到郊区。再往后,徐城北也离开了这个最适合住家和做学问的地方。

徐城北曾寻思:既然住在三不老,就要弄清楚它是哪些“三”,又为什么会“不老”。总之,他是想探询胡同名称的“说法”,如果它积极又有文化蕴涵的话,自己住着不就更加惬意了?结果,打听许久也没有结果。最后,是侯宝林大师给他揭破了谜底。他说:“你住的那条胡同,原来叫‘三宝老胡同’。‘三宝老’是人哪,就是明朝大大有名的郑和啊,他身为大太监,府邸就在你们那条胡同里。下边的人得尊称他为‘三宝老’,这么日久天长叫‘白’了,就变成了‘三不老(胡同)’啦……”这一讲,徐城北恍然大悟,同时又有些失望。过了一两年,他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一篇《人类的文化阶段》的文章,很受启发。它说,人类文化分三个阶段:口头文化、印刷文化和电视文化。徐城北陡然又高兴起来,心想自己在梨园工作,流行口传心授,当然是口头文化;自己又偏偏很爱写书,属于印刷文化;是最近这两年,又渗透进电视当中,这不是“三样俱全”了吗?他想,一个国家或民族,要想文化上发达健康,就应该做到“三不老”;作为个体的文化人,也应该在同样很突出的前提之下,把另外两样也“沾上一沾”。有了这种心

思之后,他就在电视上下了功夫,开始以嘉宾身份“侃大山”,也努力提高当众讲演的本领。

2002年,上海东方电视台邀请徐城北开了一年的个人栏目《品戏斋夜话》,他是从京派京剧介入的,搞着搞着,觉得不能小看海派京剧了,不说完全赞同,至少是能够理解了。于是他写了一篇散文《南音北韵》记叙体会——他有时写了一些京剧历史上的著名片段,但上海导演在转化时用了苏州评弹、扬州评话的形式——徐城北在排练场上看着,真觉得无可奈何;但播出后反映还挺好,于是他不能不“退让”和反思自己了。因为他在上海谈京剧,上海的大文化市场与北方不一样,上海的京剧习俗与北京也不一样;人家那儿早成艺术和文化气候了,你一个北方人到了人家那儿,周围一片南音,把你包围个严严实实,你还想卖你的北韵?然而,倔强的徐城北就是这么想的,而且也努力做了一些,效果上尽管打了折扣,但努力没白费,至少在上海越剧“三大贤”(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那里得到了共鸣。这是徐城北没料到的,在这些顶级的艺术家那里,反倒是更承认“北韵”的。

2001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徐城北的文化随笔集《梦回三不老》,延续着徐城北一贯的叙事主题和风格,注目于北京的戏剧文化圈,形神兼备地叙述了他与梨园名角、文化名人之间



徐城北近影

的交交所发生的故事及碰撞。在人与事的夹叙夹议中,徐城北更将自己的人生生态链展示出来,讲述了自己最初从梨园圈里挖掘可被记录的素材写作,到向文学园地的进军,再到与电视联姻后的新型视觉文化与纸笔文化的复合型创作的过程。作者不拘于已有的成就和熟识的素材、体例,敢于向未知世界拓展与提升,敢于向新的艺术形态叫板,其开阔与不倦,呈现的是作家个性的明智与独特。

进军老字号

从《老北京·帝都遗韵》到《花雨纷披老字号》,徐城北对老字号的关注最终凝结成一系列散发着墨香的作品。谈起为何写起老字号,其中既有渊源,也有他从事梨园研究的必然。

徐城北小时候住在东城八面槽,离王府井很近,于是经常跟着父母去一些老字号吃饭。但他更有兴趣去厨房,看厨师如何炒菜,看跑堂如何端菜。后来在

京剧院工作后，便与一些艺人一起去吃，这才发现梨园与老字号“实际是一家”，他们从很早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徐城北的研究从北京到外地，由现实到历史，发现老字号是从北宋汴梁开始的，而唐朝实行的坊市制度，决定了老字号在唐朝不会得到生存的土壤。徐城北1996年在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了《老字号春秋》，就企图从源头上做出描述。七八年来，他与老字号走得越来越密，于是决定郑重再写一个三部曲。《花雨纷披老字号》是第一部，分为源头说起、前门一瞥、南风北渐和遗韵绵长五章。下一部，徐城北决定接着写《新老字号》，专门介绍近年萌生的一些新企业，集中在饮食业，其他行业也有。徐城北边写作边分析：这些新老字号能够与原先真正的老字号形成互补，最后实现“双赢”。第三部叫《永远的老字号》，他发觉老字号精神早就超越了饮食业，它的精神是广泛的和永远的。

目前，徐城北正和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老字号》的文化专题片，他有意地慢下来。他说：“干这活儿需要有一种‘悠悠’的情绪。我希望观众看了不仅觉得好玩，还应该学一学古人综合认识和把握事物的本领。我发现，目前老字号的生存环境很杂乱，甚至远比当年它生成期还要艰难。它面临着诸多恼人的困境，有些来自外界，有些则来自于它自身。”徐城北归结了若干

老字号经营的问题，很想再写一部《老字号怎么了》。

生活在两个“圈子”

回到北京的这20多年，徐城北一直生活在两个生活的圈子里。一个是物质的，对此他不太用心，也不想进入哪个小圈子。他的另一个圈子是精神的，是他以自己的著述和读者交流，对此他很上心，也很诚恳，愿意把自己最真实的想法与他们交流。徐城北以他一贯幽默的语言说道：“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他主要为梨园内外服务，‘我’是谁呢？就是伺候梨园内外的老少爷们儿的，用他们喜欢和习惯的语言，说他们未必知道的事儿。后来写作的范畴大了些，读者的成分也变了，‘我’呢，依然是小小心心、至至诚诚服务于他们的……明白自己究竟是干什么的，把它干好了就是，我也就踏实了。”

最近，徐城北又要有几本书问世。《中国京剧》（五洲传播出版社）是“一书八册”，一册中文简体字本，七册外文本；《阵痛北京》（三联书店）主要写北京文化转型中遇到的麻烦与痛苦，最后因战胜痛苦而获得欢乐；还有一本待找“婆家”《旅游有道》。之后，徐城北就要一股心思写《新北京》三部曲了。三部的名字都拟好了，第一部叫《认识城北》，他解释说：“我马上要搬家到新北京的城北了，那儿离奥运场馆很近，那

儿有许多重要单位，那儿每天都有许多运用知识形成的第一生产力，因此我要努力采访和消化，最后达到‘认识城北’的结局。”第二部叫《回到南城》，第三部叫《左东右西》，东是从写朝阳、通州一直写到“东”的方位价值；反之，西要从海淀、石景山一直写透“西”所蕴涵的意味。这项工作已经启动，计划2005年后每年推出一部，最后在2008年推出三部曲的外文本。



（刊中配图 梦强）